

轿谱

◎ 陶江 / 著
JIAOPU



长篇小说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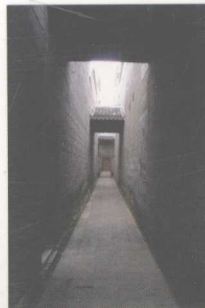
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琥珀，古名育沛、虎珀、虎魄、兽魄、顿牟、血珀等。

英文名 Amber，源于拉丁文 Ambrum，意思是『精髓』。

为古代树脂埋藏地下经久凝结而成的化石。性味甘平、无毒、温、甘淡。

在佛经中与金、银、琉璃、玛瑙、珊瑚、珍珠等并列七宝，佛家视为吉祥之物。



◎ 长篇小说丛书

轿谱

JAOPU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ISBN 7-5307-4824-2

(CIP) 数据在版编目(在版编目(CIP)数据)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7-5307-4824-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轿谱/陶江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742-102-9

I. 轿... II. 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6717 号

书名:轿谱(琥珀长篇小说丛书)

作者:陶江

出版

发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
网址:WWW. BHZWY. COM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张:9.5

字数:20 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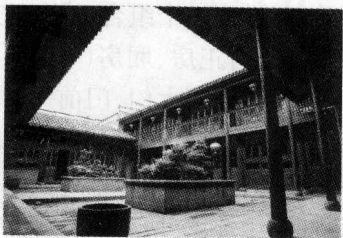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50 元

ISBN 7-80742-102-9/I·55

邮政编码:330006 电话:0791-6894645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1

赣江像一位美女，在江西境内迤迳而行。她服饰华贵，身姿婀娜。头顶武夷山、脚踏大小两座鞋山，羊子河和白鹭河仿佛她的两条水袖。

赣江从上游奔腾而来，流经南昌，后开丫分叉，形成不少小干支，向下泻入鄱湖。羊子河是赣江下游最后的一条小干支。分流之处，隆起一列小山包，倚水而立，落地生根，天设地造一个羊子镇来。

这羊子镇原本就是一个江心洲。只因民国前水上交通便当快捷，上赣州伐木、下南京贩马，官船、盐船从羊子河下鄱湖，来往水上，省时、少风险，节省人力物力。羊子镇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吸引往来过客。进长江的木排、船只到了这里都要购足油、盐、酱、醋，贮足柴米之类，作好下湖的准备，羊子镇也由此热闹非凡。

羊子镇上，米店、盐店居多，像丰盛仓、兴保盐号、三喜仓等，当然镇上还有耕臣中药铺，更有三脚班的二担半戏箱。三教九流中，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应数算命先生善喜瞎子。

羊子镇的建筑也有几分气派。东西向一条街，清一色灰砖土库。土库有高有矮，参差不齐，错落有致。几乎每家每户都以土库前摆店铺的形式既做生意又住家，在江南这叫家门店。唯有镇上的首富胡三喜，却把土库建在羊子镇的东南角。他家的土库与别家不同，一进连一进，一连竖横三进，共九进。全封闭穿斗土木砖瓦结构，外围墙

眠斗砖,每进为一个组合,进与进之间有天井漏光,并有两道边门相通。每进均有正房、厢房(耳房),中间为厅堂。前门横排三进的中进,设有红漆大门,门前一对威武石狮,左右两进设有边门,也叫轿门,在大门右侧并备设有一条长长的甬道,从前门直通后院。弄中有多个小门,可通往各进的厅堂。各进相对封闭又相互连通,相互照应,这样利于巡逻、防火及各项管理进出。屋顶覆盖灰瓦,屋角翘檐,屋梁雕花作画,中间皆为阴阳八卦图案。

山字头土库上,耸出的山字,用灰瓦做了翎子,就像官帽上的乌纱翎。羊子镇人戏称,这叫乌纱须。能在山字头上做乌纱须显示了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

羊子镇的西南角是远近闻名的龙兴观,东南角又让三喜土库偏居一隅。按风水说,这三喜土库犯忌。可胡三喜就非走这步险棋不可,他的土库从山脚做到山腰,把全镇一条通往羊子河口的总路也逼到了山根。不过,胡三喜也有所顾忌,硬是请了百十号人,背扛肩挑,把羊子河滩上的泥土挑上路面,将这堤抬高到汛期不被水淹,这样,路的作用就提升了。既当路又成了小圩子,而圩子里的田地便由望天丘变成了良田。租种三喜土库这片田地的农户收成从此有了保证,对胡三喜的佩服也在情理之中。后来,这条圩子便被人们叫做三喜圩。

羊子河一带的农户都传,龙兴观前的狮子是蹲狮子,仁慈善良;三喜土库前的狮子是立狮子,龇牙咧嘴,威武,令人望而生畏。每年新谷上场季节,这对狮子张开血盆大“口”,不知吞进了多少租谷。三喜可不管丰年、歉年,不管水涝旱灾,只要租了土库的田,便得交土库的租,按契约计算,缺一斤、少一两也要扒皮。

在羊子镇上,胡三喜除有一幢土库外还有几个钱庄米号。这几个钱庄米号是胡三喜土库外的生财之源。每个庄号只在人字屋头上简单地做个山字头,看着不见神威,却有些新奇气息。而在这镇上的土库店,生意却做不过三喜土库的这些街边店,因为,它让人感觉亲切。更多的农户宁愿进这些比土库矮一个头的人字屋,而不愿进显

赫庄重的大土库。胡三喜的生意兴旺,也就因了他的头脑灵活。另一个说法,这也是胡三喜标新立异,他最不愿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。

也有人说,胡三喜做事太绝,把土库建在山角上,吃羊子河的水,又吃赣江的水,既受东风,又得南风,这样抢风水,要不大发大富,要不就断子绝孙。事实上自从土库建成后,胡三喜的日子过得并不顺畅。他娶了一妻一妾,妻子屁没打一个,妾生一子,名曰鼻涕佬,这倒名符其实,二十来岁的人,鼻子下面还挂两条黄脓样的鼻涕,让人看着恶心。

三喜土库的几个轿伕,常使法儿戏弄鼻涕佬,故意打谜语让他猜。

“鼻涕佬,打个谜你猜。”

“什豆腐……谜、谜?”

“一对黄狗,伏在巷口,看见人来,往巷内跑。”

“呵,这谜……哎,猜不着。”

“你猜猜呀!”众轿伕笑着哄鼻涕佬。

鼻涕佬看看土库门口一对狮子,“灵感”突然上来。

“这……这还不好猜,就我家这对……狮……狮子呗。”

众人好一阵哄笑。

这时,鼻涕佬的生母观音姐出来,见状登时变脸,怒气冲冲,咒天骂地:

“你们这些天打五雷轰、猪拖狗吃的,又在捉弄我亲崽,八辈子不得好死啊!”

众轿伕见观音姐气急败坏的架式,情知大事不好,急忙抱头鼠窜。

眼看着鼻涕佬在这样的戏弄中一天天长大,胡三喜患了心病:儿子并不是个能传宗接代的货,这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呀!他前思后想:定是这三喜土库犯冲,惊了送子娘娘的驾,给他塞个痴头呆脑的崽。可这土库也不是三个钱两个钱建成的,说建就建、说拆就拆,那般的便易,那是用钱角子堆起来的啊!事到如今,自作自受,也只有



打了牙齿往肚里咽，认了！

胡三喜是块干大事的料。早年，庇祖上阴德，靠捐官，得了个名分衙儿。他常对人吹嘘说，当了几年盐运大使，其实是个押盐船的小芝麻官。谁知好景不长，民国十几年江南形成各路军阀割据的局面，军曹自行组织船队，派军士押运粮盐，因此，胡三喜的这份美差也就泡汤了。胡三喜好沮丧。不过，他那双贼溜溜的眼却紧盯着船，心里琢磨着船。以前，当“押运使”时，他就常挟带私盐上船，运来羊子镇自己的盐店上市。离开官船后，仍打着盐粮的主意。他自家置了两条船，每每在夜晚偷出羊子河，装上满船满船的稻谷，去九江等地，换来满船满船的私盐。做这事风险大，可胡三喜就有这贼胆，凭着押运官盐时熟门熟路，他昼伏夜行，每天凌晨，把船弯进偏僻的芦苇荡，美美地睡个好觉，到了风冷夜凉之时，他又扯帆起锚，往前赶。这样的勾当干得顺当，每趟都让胡三喜得手，慢慢的，胡三喜的腰包就鼓起来了。

他以三年一幢土库的速度，给自己建立了好一座山庄。前三幢、中三幢、后三幢，并排而列，每排相连、每幢相连，纵横成行，横竖对称，花了胡三喜三十年的心血，也花了胡三喜三十年的积蓄。他这幢土库在南昌四区八县来讲，算不得个规模，可在羊子镇四邻八乡却是首屈一指。就连乡长万丰盛也只有三进土库，在金钱和置业上都无法与胡三喜抗衡。

胡三喜为人心狠手辣，说得出口，做得出手。外表也颇有威势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粗鼻孔、招风耳，眼珠似牛，泛光放亮，说起话来，那粗得发紫的厚唇“叭嗒、叭嗒”响，让人听了心惧。他冬穿黑长袍，夏穿黑长褂，手中总托根水烟筒。那烟筒由于他那双黑手的长年揉搓，油光锃亮。胡夫人说胡三喜这杆烟枪呛死人，观音姐却就着烟嘴，与胡三喜你一口、我一口，吸得过瘾。

胡夫人因此受胡三喜的冷落，观音姐讨顺风倒每每得宠。

胡三喜做羊子镇的土财主，做得很惬意，做出了水平。不过，酒足饭饱之余，胡三喜也有他难言的苦处。子嗣无力继承他的家业，眼

看着羊子镇的半壁江山在他的身后即将失去，他只有默认了。

胡三喜并没有绝望，他在土库内冥思若想，他要趁自己健在之际，让土库后继有人。

这天，他在土库内闲坐，明瓦中折射进来的一缕白得刺眼的光亮，照着胡三喜那张饱食岁月风霜如刀子布一般惨白、毫无血色的脸。秋风萧瑟，落叶随风卷进客厅，凶猛的穿堂风，使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，他猛喝了一口浓浓的西山云雾茶，命管家钱二，一位头戴瓜皮小帽的虾公先生，给他递上水烟筒，他的烟瘾又上来了。

钱二用打火石替他点着一枝香，然后往铜烟肚里换上新鲜开水，给景德镇产的精致小瓷烟盒里装上窑州的上等烟丝，然后连同瓷烟灰缸一道递上。

胡三喜点着烟“叭叭、叭叭”好一阵猛吸，一筒接一筒地吸，他一反常态，也不像往常一样将烟灰往烟灰缸中吹，只当钱二没给他送上烟灰缸，只一个劲地吸、一个劲地往地上吹，不一会，便见地上好一摊烟灰。

钱二忙过来提醒：“喜公，烟灰缸放桌面上呢！”

胡三喜爱理不理，只当没听见，照旧将烟灰往地上吹。

钱二慌了，他怕主人中了邪，赶快将胡夫人唤来。

胡夫人在厢房门口立定，观察一阵后，笑笑：“没事，三喜上火，有了烟，多吸几口，心就松下了。”她交待钱二，“别急，你在这守着，如有什么变化，唤我不迟，我手头那把牌还没出手哩。”

胡夫人是个麻将迷，她还得赶到西后进的乐事厅去玩上几盘哩。

钱二在胡夫人处讨了个没趣，可他仍是忐忑不安，猜心量肺都觉得老爷异样，他想到了另外一个人，她定能将喜公的迷失找回来。

“观音姐、观音姐。”钱二一路小跑，没到东后进，便大呼小叫。

观音姐天生一个美人胚子，从门缝中探出张脸，就令钱二噤若寒蝉了。

“碰到鬼啦，没个规矩！也不老不小的人，你家死了爹也不该这样来打发我啊！”

钱二又悻悻然了。

“我是说喜公……喜公他……”

“喜公他怎么啦，喜公总没断气吧？”

“哎，哪码事呢。”

“没断气，你像条丧家犬，做什么？”

“哎，喜公他……在厅堂死抽……”“烟！是吧？”观音姐打断钱二的话头，“你也管得宽，喜公抽烟，关你屁事。拍马屁也不分事轻重，做奴才也不讲分寸，你……”

“观音姐，你冤枉好人了。喜公他抽烟已经抽了三九二十七筒了。”

“二十七筒如何？抽九九八十一筒我才舒服，气死你。”

到这份上，钱二真没话说了。站在那，手脚不是。

“还站着干什么？”门缝中，那张酥脸又在吩咐钱二了，“你去前头，在喜公那守着，如再有什变化，唤我不迟。”

随即，门“砰”一声合缝了。

钱二今天算是晦气，没讨个好，还先后受了两个女人奚落，万分不值。只是，钱二还是惦记喜公，又往前厅赶。

真像观音姐说的，九九八十一筒，喜公抽得天昏地暗，地上的烟灰都起堆了。

烟抽到这份上，伤神啊！

钱二在心底长长吁叹：人啊，没有钱寸步难行，有了钱也寸步难行，你看喜公，活得乏味，就像头老虎困在笼子里，闷啊！

胡三喜并没有像钱二想像的那样被困进了笼子。是老虎就能冲出樊笼，大活人还会让尿憋死？烟抽完了，心思想完了，心计也便上来了……

2

从三喜土库门前经过，走上胡三喜一手筹款兴建的三喜圩，然后沿着乡间土路，顺着羊子河往东北方向，循禾堆凹，过七孔桥，绕七星



石,再往东北方向走二里左右,便到了羊子河下鄱湖的河口,有名的羊子墩,也叫杨林墩。

杨林墩实在就是一个土墩,它够不到山的高度,只是比湖高一些,可以让人栖息、居住,一般年景不受水患的侵扰。因此,这墩子上也散居着四十余户水边人家。

据说,还是明朝朱元璋鄱湖大战十八年后,一杨姓伤兵,得了朱元璋的赏赐,在这成家立业,衍生繁育,才有这墩子上的杨姓人家。只是杨姓并不兴旺,历经几百年仍就几十户人家,代辈相传,不见多,也不见少。这里有首歌谣,唱得非常动听,让人觉得有些意味:

鄱阳湖里浪飘飘,
好夫好妻命里招。
有风扯起帆篷走,
无风便把桨来摇。

鄱阳湖一望无际,茫茫浩渺,风起云歇,浪涌浪息,村子里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变故。一年四季,村民只守着这墩子,或鱼、或田,为生计奔波忙碌。就这样春忙冬闲,只有到了胡三喜来收租谷的当口,村子里才见几分骚动。胡三喜的租谷收齐,打包装船回镇,众人送罢,这杨林墩上便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
③

就墩子本身而言,能算得上天惊地奇的事,也就是婚丧喜庆、添丁加口了。

这天,也就是民国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,杨林墩上好一阵骚动。三喜土库的看门人麻子崽来报,说是胡三喜胡大爷后天将坐了三喜土库新置的轿子,来杨林墩颠轿,让村民开开眼界。当然,这开眼界并不是白白的享受,是要有付出的,每家每户都得备上爆竹相迎。这事一传十,十传百,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。村里主事的村官杨大与众人商量,趁今年正月天气好,不如凑一凑胡三喜的热闹,将村里几年前新添置的龙灯也舞出来,让村人开开心。

这些年，村里也真是雾气一团，能有此好机会，玩一玩、乐一乐，众人也是口许心愿，兴高采烈，一致表示同意。当下，大家便让麻子崽去土库回话，就说杨林墩人会高高兴兴迎轿，让他们去日本兵驻羊子镇的炮楼里打个招呼，到时候，锣鼓响，鬼子别喇啦喇啦一阵枪子儿打过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
麻子崽的麻子脸也放光了，拍着胸脯满口答应。他说，其实胡大爷早就想到了，已去炮楼通融过，这事就包在胡爷身上了，天蹋下来有胡爷顶着。

听麻子崽这么说，众人更是高兴。当下大家便兴冲冲去祠堂楼上，将一节节的龙灯取出，掸掉灰尘，给龙头描金着色，把个破旧龙灯又摆布得焕然一新。然后，用红布将每节龙身串上，整个一条龙又活生生呈现在众人面前。

麻子崽临走还附着杨大的耳，说了好些耳边语，临末，众人只见杨大连连点头。好一阵，杨大拉开嗓门，拍着胸对麻子崽道，“哎呀，这事有何难？你回胡爷的话，就说这事有我杨大出面了。”

祠堂前的牛屎场是演练龙灯的好场所，杨大将村里的青壮汉一一挑出。接着便选那掌龙灯头一抱的好汉。舞龙灯最要紧的便是这操龙头的。

杨大来找住在村东南角的意意嫂，欲让意意答应她的儿子来舞龙头。

杨大登门将来意与意意一说，谁知意意一百个不同意。

杨大没办法，只好说这是众人在族上祠堂签定的，不能违背列祖列宗的意愿。意见意意杨大搬出列祖列宗来压她，仍不示弱：“列祖列宗怎？不操龙灯也不饿饭！”

轮到杨大嘀咕了：“不答应，到时别后悔哩。又不是劝你家羊子吃酸酒，别家后生抢都抢不到的好事，再说这还是土库那边传来的意思呢。”

意意一听，怔住了，也不还嘴，只是倚着门框发呆。

胡三喜的轿子到杨林墩,东方才见一抹红。杨大一声锣响,便把个杨林墩敲醒了。村人忙着点了青油灯;开门迎轿。

众后生更是铆足了劲儿,一口气跑到村西祠堂,撑上龙灯,去迎接胡三喜的轿队。

胡三喜故意磨磨蹭蹭,让个报讯的先去村里,将杨大扯起床,敲响锣,待全村做足了迎轿的排场,他才从七星石那堆乱石边挪动身子,重新坐进轿中。

这轿队也很神气。前面,四面彩旗凌空,轿后锣、钹、鼓、唢呐各两名奏者,轿伏四人抬着胡三喜,居中更有三名预备轿伏相伴。胡三喜别出心裁,还在轿后安排两名丫环当陪衬。这两名丫环,其实并不是土库内的丫环,是胡三喜请的镇上采茶戏班三脚班两名戏子,一名如风,一名雪月,很有名声。如风长得苗条,妖媚,皮肤细嫩,柳眉下一对情依依的眼珠儿,十分撩人,再加上戏剧中的粉红色套服,略饰淡妆,更觉妖娆动人。雪月也是个美人胎子,身材不如如风,可她却嫩藕一般,白净中略见些华贵,只是经几分化妆粉饰后,却觉得有些雍容,与她的小小年纪不相称。胡三喜的轿队,也正因有了这两位名角儿,添色不少。

胡三喜慢腾腾,晃悠悠,尽让众人走碎步。一方面,只想炫耀自己;二么,也是做给杨林墩他曾经的八个轿伏之一的杨应贵的妻子意意看的;三呢,是想在杨林墩再找一位杨应贵的替身,补一位轿伏。虽说是找,在胡三喜心底要说也是早有了实谱,他在这件事上十分慎重,选这名轿伏非同一般啊!

胡三喜头大,想事却不粗,不然,他也做不到羊子河一带最大的土财主。轿子里幽寂寂,却能对着小窗看轿外的风景。或许,他在看田、看地、看那一片片属于自己的领地,属于他管辖的佃户村。一切真叫人心醉。人一旦成为主宰,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胡三喜只感到从田地里吹过来的风也是香的。天高皇帝远,他胡三喜就是这里

的皇上——土皇上。强烈的占有欲驱使他这一生做出了一系列不平凡的业绩。上苍有眼，让他从一个“贩”字入手，做出大文章。白花花的银子，变成黑沉沉的泥土，而黑沉沉的泥土又长出黄灿灿的“金子”。这买卖做得真不错。想起自己走过的路，胡三喜又有几分惬意。这时，他便看到了路边的花草，这路边的花草虽然衰败，却孕育着一片新的生命种子。他想到自己这把年纪，却还能在这人世间“做灯做戏”，真不枉此一生啊！

正月的风，凉飕飕，吹在人身，一阵寒意，雪白的露水在轿顶凝下好一片霜。胡三喜倒不管这么多，让锣、鼓、钹齐齐响动，他要让杨林墩成为他生命中的沸点，让意意也看看，胡三喜就是羊子河边的“真命天子”。他翘首以盼，希望意意能看到他的排场。按理推，这时她也该起床了吧。他之所以这么早来杨林墩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想看看墩上人家对他的忠诚度。他志在必得，又有几分忐忑不安。

当他看到从墩上晃出来的龙灯时，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。太阳嫩嫩地照在轿子上，泽亮的光抚弄着胡三喜那张带几分笑样的脸。他觉得自己年轻了，冥冥中似乎有种蠢蠢欲动的情愫在驱使他又一次粉墨登场。

鼓号齐鸣，八面威风，胡三喜俨然人主，神气活现。

“让杨林墩的龙灯队当轿舞一回。”胡三喜得意地吩咐。

土库管家钱二，人称瘦狗，今天特别忙碌，提个灯笼，轿前轿后照应。得了胡三喜的令牌，便找杨大联络，一路吆喝起来。

杨林墩的龙灯也真神气，顺着龙珠的引导，很快便在轿前舞起来。龙灯队里的年轻后生全一式红巾扎头，裹红绑腿，系红腰带，红腰带带结打成飘带式，既显现了舞者的潇洒风姿又便于顺手擦汗。整个队伍头尾相连十一节，每节都用稻草捆成枕头状，外面绷上红布。龙头的制作更见杨林墩的乡土气息，是用羊子镇后胡家山内的竹篾扎成，外面用彩布包扎，龙眼黑，龙珠、龙眉、龙鼻、龙角为金色，龙须用黄布剪成，形象十分逼真。这一切都由杨大操持，他早年，曾在南昌市的纸扎店当过徒工，师傅传下的手艺一直没丢。



舞龙灯的小伙子们也很卖劲，今天，杨林墩家家户户连早饭也顾不上吃，拖儿带女，忙着打爆竹接轿。胡三喜也让人抬了两箱爆竹，不停地爆响，加上锣声、鼓声，这杨林墩真可谓是震天动地，整个村子沸腾了。

胡三喜乐不可支。神气活现出轿观看，没想瓜皮小帽被轿檐挂住，露出光头一片，在初阳照射下分外灿烂。众人好一阵嗤笑。胡三喜只短暂一愣，随后又笑容满面，双手作揖，与众人打招呼。

杨大凑过来，指着操龙头的年青人，对胡三喜小声嘀咕：“喜爷，实在对不起，那杨应贵的儿子尊贵，没法子，只好让杨抽的儿子杨道正顶上。”

“嗯！”胡三喜有几分不悦，“杨抽？哪个杨抽？是那个宁愿饿死也不租三喜土库田的杨抽？”

“正是。”杨大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胡三喜脸上抽搐了几下，下意识地把手抬起来，望着天空发呆。

不过，杨林墩的龙灯照样在地上飞转，时儿高飞，时儿低回。随着锣鼓的节奏，龙头先上下排八字，然后左倒把，走全场，右倒把。很快，整条龙又甩成个斜排，一声呼哨，原地滚龙，到这时分，这龙已经舞到功夫极处，胡三喜的脸上又绽开了几丝笑意。接着便是跳龙，走八字步，形成蝴蝶花状，突然，掌龙头的杨道正不小心，一个踉跄，连带龙头栽倒在地。就在此刻，说时迟，来时快，从斜刺里飞身跃过来一个白嫩嫩、敦实的年轻人来。只见他将龙头顺手拈起，也顾不了倒在地上的杨道正，一条龙又紧随着龙头的飞舞而活生生地展现在众人面前。

人们见杨道正倒地，先是一阵惊呼叹息。随后，见人堆中有人前去接招，而且龙又得救，没让杨林墩丢人，众人不由得齐声击掌叫好，赞叹不已。

“好！”胡三喜也由衷一声赞，“这是谁的儿子？”他故弄玄虚地侧身问杨大。“哎，喜爷你就看不出么，这就是杨应贵的儿子羊子啊！”“啊！是他，好、好、好。”胡三喜如电的目光几乎一直盯着龙头，仔细

打量着这位年轻人。

见杨林墩人如此捧场，胡三喜心下十分高兴，当即吩咐钱二，赏给杨林墩人大洋十块，由杨大接礼。

杨林墩人见胡三喜今日少见的慷慨，也是群情激昂众皆齐呼要胡三喜让他的轿伕表演一番轿舞。

表演轿舞对胡三喜的七位轿伕来说，只是小菜一碟。尽管杨林墩羊子爹杨应贵死后，轿伕队伍八缺一，但这不碍事。

只见这轿伕全一色头戴金黄色绸缎扎巾，着酱红色对襟布鞋，金黄色绸缎滚边，腰系红布腰带，下身穿酱红色便裤，足穿黑色平底布鞋。两名女戏子由如凤领着更令人觉得新奇，头戴金黄色绸缎三角扎巾，上身穿红底小黄花布大襟，腰系绿绸腰带，下身穿湖蓝色便裤，脚上照例是黑色平底布鞋。大家穿戴整齐，十分醒目，一会儿扇舞，一会儿绸舞，与杨林墩的龙灯队伍形成鲜明对照，令杨林墩人自愧弗如。

很快，一阵沉锣响后，炮王的爆竹也响起来，缭绕的香烟中，男舞轿，女祭轿，便随着锣鼓开始闪轿、磨轿、翻轿。轿伕中有位喜欢卖嘴皮子的向着众人嬉笑道：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这舞轿可比不得舞龙灯，上手就会，是人是鬼都可以露几手。舞轿一要力气、二要窍门、三要机变。杨林墩人，怕没有在行的。”

人堆中有人应声：“杨应贵行。”

罗轿伕不以为然道：“可惜杨应贵归西了。”

羊子却不服输，一声呼哨，又带着杨林墩的龙灯舞开了。

就在羊子将这龙舞得出神入化，众人一片叫好，爆竹声不绝于耳时，杨道正抖了抖精神，趁人不注意，又冲上前去抢龙头。他实在是咽不下羊子盖过他的这口气。

你说，如此当口，羊子会让么？羊子虽然没注意杨道正会来这一手，但是，他凭着年轻气盛，凭那股正上扬的热血，只侧身一晃，便把杨道正挤出场外。杨道正出招没有得手，一脸的沮丧。不过，他没有轻易认输，他以自己身高的优势，再次冲上前，将把杆抢到手。两位



徐
◎

长篇小说丛书

年轻人龙眉虎眼，各不相让，真可谓一场不同凡响的龙虎斗。如此，这龙还舞得下去么？两人互不相让，道正圆瞪虎眼，羊子却倒眉竖立。

杨大眼见大事不好，正欲快步上前救场，立一旁的胡三喜却一把扯住了他。

杨大不解地望了望胡三喜。

胡三喜哈哈大笑起来。

场上那对年轻人，听胡三喜大笑，不约而同扭过身来。

胡三喜扯着杨大一同上场。

“两位少年雄杰，可喜可贺，杨林墩能有这么几位钢梁砥柱之晚辈，能敌万夫之关啊！”

杨道正和羊子一愕，不解胡三喜的话意。

胡三喜见他俩还怔在那，笑道：“今天，我来的本意，就是想选个年轻人进土库。只要愿意随我胡三喜，包你们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前程锦绣。”

两位年轻人听此说，争斗之心早抛到九霄云外，都在脑瓜里掂量胡三喜的话。

众人也不约而同将看龙灯的注意力转过来看这边的热闹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俩人的脸涨得通红。

没想到，第一个遂胡三喜心愿的竟是羊子。

“如果喜爷中意，我羊子愿去土库效劳。”羊子似乎满怀自信，在胡三喜面前说话掷地有声，镇定自若。

倒是一旁的杨道正有几分挂不住，嘴角分明带几分轻蔑，朝羊子重重地吐了口唾沫，扬长而去。

胡三喜见状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。

刚进村时与杨大交谈时的阴霾一扫而光。他满口应承羊子，“行，行啊！年轻人啦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咱说话算话。你即可与你妈道别，择个日子动身，喏，出门可别忘了打挂爆竹啊！”

钱二在一旁催促羊子：“哟，还不快谢胡爷。”

羊子全然没有理会，只朝钱二狠瞪了一眼。

胡三喜倒不在意，“谢什么？谢什么？杨应贵的儿子，子顶父职，再好不过了，哈哈。”

杨大打圆场了：“这也是羊子的时运，杨应贵家两代都得了土库的接济，哪有不谢的道理啊！”

羊子再没有说什么，一头钻进人群，操起龙头把，重新舞起来。紧跟着，锣鼓声、鞭炮声随着舞龙的节奏又响起来了。

5

村东一间孤零零的土坯砖房内，死一样的寂静。

房门紧闭着，说是房门，倒不如说是一层篱笆。房门形如虚设，外面伸个指头进来，把门闩往上一抬，这门也就开了。当然，这屋里，经不起偷，既无像样家什，又无金银财宝。除了米缸、水缸、灶台，再加一张木床、一张竹床，便形成了这个家。

意意坐在灶台前发呆。

恐怕全村就她没有去赶热闹。

她那张垫着青石板的木床上，却坐着胡三喜。

屋里静寂无声，谁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十分尴尬。

意意把胡三喜当仇人，胡三喜把意意当亲人。

门虚掩着，一股冷气袭进来，尽让意意打了个寒噤。胡三喜下意识地呵了口气，将手笼进了袖子里。

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看羊子的份上，你也得对我有个笑脸呀。再者，羊子他爸在土库内得我接济也不算少哇。杨应贵的脑瓜子灵，他不像你死板……”胡三喜嘴张开了，就像打莲花落。不过，话说到归结处，他还是顿了顿，侧着脸窥探意意的神色。

胡三喜见意意毫不动心，脸上有几分不好看，但也还做个不计较的样子，大咧咧道：“你我好过一回，我委屈了你，算我不对。可杨应贵在土库时，也爬上我姨太太的床。男女之间谁中谁的意就媾合。他俩的丑事在前，我们那事在后。他和观音，我心中有数，只不过装

